



列傳卷第一百四

宋史三百四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右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監院等奉

勅修

劉安世

鄒浩

田書王回
曾誕附

陳瓘

任伯雨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虞城犀浦縣
虞城多姦猾喜寇盜犀浦民弱而馴航為政寬猛急
緩不同兩縣皆治知宿州押伴夏使使者多所要請
執禮不遜且欲服毳文金帶入見航皆折正之以群
牧判官為河南監牧使持節冊夏主秉常凡例所遺

字二百七十
寶帶名馬却弗受還上禦戎書大略云辨士好爲可喜之說武夫徼冀不賞之寵或爲所誤不可不戒爲河北西路轉運使熙寧大旱求言航論新政不便者五又上書言人主不可輕失天下心宜乘時有所改爲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不報乃請提舉崇福宮起知涇相二州王師西征徒知陝府時倉卒軍興餽餉切急縣令佐至荷校督民民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獨期會如平日事更以辦終太僕卿安世少時持論已有識航使監牧時文彥博在樞府有所聞每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

任彥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爲安世拱手曰安世雖晚進竊以爲未然今日新政果順人所欲而爲人利乎若不然公當去所害與所利反掌間耳彥博默不應他日見航嘆賞其堅正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咨盡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調洛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爲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實貪而吾不以誠對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楊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光入相薦爲祕書省正字光薨宣仁太

四百一十
后問可爲臺諫于呂公著公著以安世對權右正言
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世言祖宗以來大臣子弟不
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務快私意累聖
之制掃地不存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因歷疏文彥
博以下七人皆耆德魁舊不少假借章博以強市崑
山民田罰金安世言博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
自謂社稷之臣貪天之功邀幸異日天下之人指爲
四凶今博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
何以示懲會吳處厚解釋確安州詩以進安世謂其
指斥乘輿犯大不敬與梁燾等極論之竄之新州宰

相范純仁至于御史十人皆緣是去遷起居舍人無
左司諫進左諫議大夫有旨暫罷講筵民間驩傳宮
中求乳婢安世上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未納后而
親女色願太皇太后保佑聖躬爲宗廟社稷大計清
閒之燕頰御經帷仍引近臣與論前古治亂之要以
益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哲宗俛首不語后
曰無此事卿誤聽爾明日后留呂大防告之故大防
退召給事中范祖禹使達旨祖禹固嘗以諫於是兩
人合辭申言之甚切鄧温伯爲翰林承旨安世言其
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係君子小人

四百十
消長之機乞行免黜不報遂請外改中書舍人辭不
就以集賢殿修撰提舉崇福宮才六月召爲寶文閣
待制樞密都承旨范純仁復相呂大防白后欲令安
世少避后曰今既不居言職自無所嫌又語韓忠彥
曰如此正人宜且留朝廷乃止呂惠卿復光祿卿分
司安世爭以爲不可不聽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尤
忌惡之初黜知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
駕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讓
雖不行猶徙梅州惇與蔡卞將必寘之死因使者入
海島誅陳衍諷使者過安世脅使自殺又擢一士夢

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來
勸安世自爲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
紙付其僕曰我即死依此行之顧客曰死不難矣客
密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
未至二千里嘔血而斃危得免昭懷后正位中宮惇
卞發前諫乳婢事以爲爲后設時鄒浩既貶詔應天
少尹孫夔以檻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即
位赦至夔乃還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
歷之移衡及鼎然後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真定府
曾布又忌之不使入朝蔡京既相連七謫至峽州羈

管稍復承議郎卜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封還之明年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爲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正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然

目之曰殿上虎一時無不敬懼家居未嘗有惰容又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年既老群賢凋喪略盡歸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持書來啖以即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爲元祐金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其書不荅死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調揚州潁昌府教

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
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
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元祐中上䟽論事其略曰
人材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陛下視今日人材果有
餘邪果不足邪以爲不足則中外之百執事未嘗不
備以爲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正色昌言
不承望風旨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者幾
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幾人貧所當富也
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民情不可擾
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人材風俗所當厚也則

曰不切於時變是皆不明義理之過也蘇頌用爲太
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後累歲哲宗親擢爲右正言
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
而止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而陛下
成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爲難既勝則
以持勝爲難惟其時而已苟爲不然將棄前功而招
後患願申救將帥毋狃屢勝圖惟厥終京東大水浩
言頻年水異繼作雖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消復之
方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以爲數之當
然此消復之實也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詆欺

輕重不平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
 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
 迹而與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
 移於近臣願加省察以為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
 威虐震赫浩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
 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
 安得不審今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
 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
 爾蓋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
 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

遠嫌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
 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
 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
 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
 嘆以為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
 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
 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為證臣請
 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貴人未嘗
 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
 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實馬

四百八十八
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
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
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
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
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
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對曰祖宗
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
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躡
蹻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
削官羈管新州蔡卞傳左膚繼請治其祖送者王

回等語在他傳徽宗立、亟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左司
諫上疏謂孟子曰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
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諸大夫皆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
後去之於是知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蓋左
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
然不能無恩讎之異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
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槩已察之必待見賢然後
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惟恤公議於獨斷
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所以致

四百令以个
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即位之
初相去半年遽已如是自今以往將如之何願陛下
深思之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善繼神
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
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
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初
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
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
出一絨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
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責衡州別駕語

在獻愍太子傳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初浩除諫官
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
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母不易初意稍復直龍圖
閣瘴疾作危甚楊時過常徃省之爾然僅存餘息猶
眷眷以國事爲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即位
詔曰浩在元符間任諫爭危言讜論朝野推仰復其
待制又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謚忠浩所與游田晝王
回曾誕皆良士也

晝字承君陽翟人樞密使况之從子以任爲校書郎
調磁州錄事參軍知西河縣有善政民甚德之議論

慨慷有前輩風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為諫官晝監京城門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浩曰上遇群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差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晝然之既而以病歸許即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心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一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歎謝曰君之贈我厚矣建中靖國初入為大宗正丞曾布數羅致

之不為屈欲與提舉常平官亦辭請知淮陽軍歲大疫日挾醫問病者藥之遇疾卒淮陽人祀以為土神云

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荆沔俗用人祭鬼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知鹿邑縣入為宗正寺簿元符中葉祖洽薦為睦親宅講書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手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還者以聞逮詣詔獄眾為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

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
 言獄上除名停廢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
 及問以家事不荅祖洽亦坐黜徽宗立召還舊官擢
 監察御史數日卒年五十三卒象求王觀賈易上章
 乞錄其子恤其家以獎勸忠義詔除子渙老郊社齋
 郎蔡京為相奪之仍列名黨籍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
 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
 之其略曰客問鄒浩可以為有道之士乎主人曰浩
 安得為知道雖然予於此時議浩是天下無全人也

言之尚足為來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方孟后之廢人莫
 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
 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天
 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
 聽則義亦當矣使是時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老母
 之憂矣嗚呼若浩者雖不得為知幾之士然百世之
 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為聖人之清也其書
 既出識者或以比韓愈諫臣論誕仕亦不顯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少好讀書不喜為進取

四百五十一
學父母勉以門戶事乃應舉一出中甲科調湖州掌書記簽書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而瓘測知其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檄攝通判明州卞素敬道人張懷素謂非世間人時且來越卞留瓘小須之瓘不肯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斯近怪矣州牧既信重民將從風而靡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而懷素誅明州職田之入厚瓘不取盡棄於官以歸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天子待

公爲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績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唯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卞與惇合志正論遂絀卞黨薛昂林自官學省議毀資治通鑑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意沮遷秘書省校書郎紹述之說盛瓘奏哲

宗言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為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反復究問意感悅約瓘再入見執政聞而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即位召為右正言遷左司諫瓘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曖昧之過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御史龍奕擊蔡京朝廷將逐夫瓘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常安民孫諤董敦逸陳次升鄒浩五人者皆與京異議而去今又罷夫將若

公道何遂草疏論京未及上時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五楊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兩后亦命勿遽去界十僧牒為行裝改知無為軍明年還為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心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于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但郊祀不遠彼不

字四百八十一
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願得書旦
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
辨移時至箕踞誅語瓘色不爲動徐起白曰適所論
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
信宿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
復宣德郎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
疑執送京師先飛書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制獄
併逮瓘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
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
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

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
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辭
失聲歎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
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瓘嘗
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
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
商英爲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宰相
徧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告且命
凶人石慄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
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慄失措始告

字四百今
身及便者第百
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
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尊
堯何得爲罪持相學術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
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慙慙揖使退所以窘辱
之百端終不能害宰相猶以慙爲怯而罷之在台五
年乃得自便纔復承事郎帝批進自以爲所擬未當
令再叙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
譖之者至不許輒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瓘
平生論京下皆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隱最所忌恨
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

瓘謙和不與物競閑居矜莊自持語不苟發通於易
數言國家大事後多驗靖康初詔贈諫議大夫召官
正彙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謂輔臣曰陳瓘昔爲諫官
甚有謹議近覽所著尊堯集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
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
言乃謂道隆德駿者天子當北面而問焉其背經悖
理甚矣瓘宜特賜謚以表之謚曰忠肅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父孜字遵聖以學問氣
節推重鄉里名與蘇洵埒仕至光祿寺丞其弟汲字
師中亦知名嘗通判黃州後知瀘州當時稱大任小

四百一十
任伯雨自幼已矯然不群遂經術文力雄健中進士
第調施州清江主簿郡守檄使涖公庫笑曰里名勝
毋曾子不入此職何爲至我哉拒不受知雍丘縣御
吏如東濕撫民如傷縣枕汴流漕運不絕舊苦多盜
然未嘗有獲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網舟無得宿
境內始猶不從則命東下者斧斷其纜趣京師者護
以出自是外戶不閉使者上其狀召爲大宗正丞甫
至擢右正言時徽宗初政納用謹論伯雨首擊章惇
曰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乘先帝變故倉
卒輒逞異意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

待行將寘陛下與太皇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
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
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甚善者再謂南朝錯用
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
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爲可殺
也章八上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六大罪語在下傳建
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
爲名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
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
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

四十一
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時議者欲西
北典郡專用武臣伯雨謂李林甫致祿山之亂者此
也又論鍾傳王贍生湟鄯邊事天與國心宜棄其地
以安邊息民張耒黃庭堅晁補之歐陽棐劉唐老等
宜在朝廷上書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惡召還陳瓘以
全定策之勲時以正月朔旦有赤氣之異詣火星觀
以禳之伯雨上疏言嘗聞修德以弭災未有禳祈以
消變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說者謂視之不明則有赤
青赤祥乞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殊功罪使皇
明赫赫事至必斷則乖三異象轉為休祥矣又言比

日內降寢多或恐矯傳制命漢之鴻都賣爵唐之墨
敕斜封此近監也王覲除御史中丞仍兼史官伯雨
謂史院宰相監修今中丞為屬非所以重風憲遠嫌
疑已而覲除翰林伯雨復論曰學士爵秩位序皆在
中丞上今覲為之是諫官論事非特朝廷不行適足
以為人遷官爾伯雨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
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
不聽抗論愈力且將劾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
郎尋知虢州崇寧黨事作削籍編管通州為蔡卞所
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十三人皆南遷獨伯雨徙

昌化姦人猶未甘心用匿名書復逮其仲子申先赴獄妻適死于淮報訃俱至伯雨處之如平常曰死者已矣生者有負于朝廷亦當從此訣如其不然天豈殺無辜耶申先在獄鍛鍊無所傳致乃得釋居海上三年而歸宣和初卒年七十三長子象先登世科又中詞學兼茂舉有司啓封見爲黨人子不奏名調秦州戶曹掾聞父謫棄官歸養王安中辟燕山宣撫幕勉應之道引疾還終身不復仕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書舍人紹興初高宗詔贈伯雨直龍圖閣又加諫議大夫采其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黃履明著誣

宣仁事以告天下淳熙中賜謚忠敏

論曰劉安世復文彥博之言時年尚少然其言即元祐之初政而司馬光之用心也鄒浩諫立劉后反復曲折極人所難言二人除言官俱入白其毋毋俱勉以盡忠報國無分毫顧慮後患意嗚呼賢哉陳瓘任伯雨抗迹踈遠立朝寡援而力發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群姦之罪無少畏忌古所謂剛正不撓者歟

列傳卷第一百四

列傳卷第壹百伍

宋史叁百肆拾陸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兼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脫脫等奉

勅修

陳次升

陳師錫

彭汝礪

弟汝霖汝方

呂陶

張廷堅

龔夬

孫諤

陳軒

江公望

陳祐

常安民

陳次升字當時興化仙游人入太學時學官始得王
安石字說招諸生訓之次升作而曰丞相豈秦學邪
美商鞅之能行仁政而為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
斥既而第進士知安丘縣轉運使吳居厚以聚歛進

檄尉罔征稅於遠郊得農家敗絮捕送縣次升縱遣
之君厚怒將被以文法會御史中丞黃履薦爲監察
御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先是蹇周輔父子經畫江
右鹽法爲民害次升舉劾之還言額外上供之數未
除異日必有非法之歛願從熙寧以來創行封樁名
錢悉賜豁免又役法未定人情災惑乞速定差顧及
均數之等先爲之節而審行之提點淮南河東刑獄
紹聖中復爲御史轉殿中論章惇蔡卞植黨爲姦乞
收還威福之柄禁中火禁出西方次升請修德求言
以弭天變擢殿中丞獄次升言事關中官宜付外

參治今屬於閹寺之手萬一有寃濫貽後世譏濟陽
郡王宗景請以妾爲妻論其以宗藩廢禮爲聖朝累
初惇卞以次升在元祐間外遷意其不能無怨望卞
又與同鄉里故延賓憲府欲使出力爲助擠排衆賢
而一無所附時方編元祐章疏毒流搢紳次升言陛
下初即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敕榜
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於譴累則前之詔令
適所以誤天下後之敕榜適所以誑天下非所以示
大信也又論卞客周種貪鄙鄭居中儉倭由是惇卞
交惡之使所善太府少卿林頴致己意嘗以美官次

升曰吾知守官而已君為天子卿士而為宰相傳風
旨邪惇卞益不樂乘間白為河北轉運使帝曰漕臣
易得耳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追廢
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
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陛
下毋詰其所從來可也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陛
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喜
求人過今使逞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
次升累章劾章惇皆留中帝嘗謂曰章惇文字勿令
絕次升退告王鞏鞏曰君胡不云諫臣耳目也帝王

心也心所不知則耳目為之傳達既知之何以耳目
為居數日復入見帝申前旨乃以鞏語對帝曰然顧
未有代之者爾訖不克去京師富家乳婢怨其主坐
兒於上而高呼者邏繫獄次升乞戒有司無得觀望
帝問大臣何謂蔡卞曰正謂觀望也陛下爾誣其毀先
烈擬謫監全州酒稅帝以為遠改南安軍徽宗立召
為侍御史極論惇卞魯布蔡京之惡竄惇於雷居卞
於池出京於江寧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脩身
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寶文閣待
制知穎昌府降集賢殿脩撰繼又落脩撰除名徙建

昌編音循州皆以論京下故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卒年七十六次升三君言責建議不苟合劉安世稱其有功於元祐人謂能過呂升鄉之行也它所言曾肇王覲張庭堅賈易李昭玘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公議或不謂然

陳師錫字伯脩建州建陽人熙寧中游太學有雋聲神宗知其材及廷試奏名在甲乙之間帝偶閱其文屢讀屢歎賞顧侍臣曰此必陳師錫也啓封果然擢爲第三調昭慶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爲政軾得罪捕詣臺獄親朋多畏避不相見師錫獨出餞之又安輟其家知臨

安縣爲監察御史上言宋興享國長久號稱太平者莫如仁宗切考政治之本不迥延直言御群下進善退邪而已明道中親覽萬幾見政事之多辟輔佐之失職自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罷去寶元初冬雷地震用諫官韓琦之言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同時見黜其後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成慶曆嘉祐之治願稽皇祖納諫御臣之意以興治功帝善其言時詔進士習律師錫言陛下方大闡學校用經術訓迪士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夫道德本也刑名末也教之以本人猶趨末况教之以末乎望

四十五
徐刊
追寢其制使得悉意本業用事者謂倡為說說出知
宿遷縣元祐初蘇軾三上章薦其學術淵源行已潔
素議論剛正器識靖深德行追蹤於古人文章冠絕
於當世乃入為秘書省校書郎遷工部員外郎加秘
閣校理提點開封縣鎮建言銓法選人用舉者遷升
而歲有定額今請託者溢數而寒畯有不足之患請
為之限約畿內將官奇慘失士心方大閭群卒譁謀
將吏莫知所為師錫馳至軍推首惡者致諸法按閱
如初而劾斥其將縣人歎服樞密院猶以事不先白
為罪罷知解州歷考功員外郎知宣州蘇州徽宗立

召拜殿中侍御史疏言元豐之末中外洶洶矣宣仁
聖后再安天下委國而治者司馬光呂公著爾章惇
誣其包藏禍心至於追貶天相陛下發潛繼統而惇
猶據高位光等贈謚未還墓碑未復願早據宸略以
慰中外之望蔡京為翰林學士師錫言京與第卞同
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政作日夜交結內
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
宗基業自是而隳矣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洵武
內行汙惡搢紳不齒豈可滓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
陰為京助是皆國之深患為陛下憂為宗廟憂為賢

人君子憂若出之于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於東朝有礙卿爲我處之對曰審爾臣當具白太后遂上封事言自昔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冊可考而知至於手書還政未有如聖母退却謙遜真可爲萬世法而蔡京陰通二向妄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也詔索秘閣圖書師錫言六經載道諸子言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望留意於此以唐山水圖代無逸爲監俄改考功郎中師錫抗章言曰臣在職數月所言皆當今急務若以爲非陛下方開納褒獎

若以爲是則不應遽解言職如蔡京典刑未正願受寬貶於是出知潁廬滑三州坐黨論監衡州酒又削官置郴州卒年六十九師錫始與陳瓘同論京卞時號二陳紹聖中贈直龍圖閣

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治平二年舉進士第一歷保信軍推官武安軍掌書記彰州軍事推官王安石見其詩義補國子直講改大理寺丞擢太子中允既而惡之御史中丞鄧綰將舉爲御史召之不往既上章復以失舉自列神宗怒逐綰用汝礪爲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一正己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

養民六振救七興事八變法九青苗十鹽事指撻利
 害多人所難言者又論呂嘉問市易聚斂非法當罷
 俞充諂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不當檢正中書五
 房事神宗為罷充詰其語所從汝礪曰如此非所以
 廣聰明也卒不奉詔及中正與李憲三西師汝礪言
 不當以兵付中人因及漢唐禍亂之事神宗不懌語
 折之汝礪拱立不動伺間復言神宗為改容在廷者
 皆歎服宗室以女賣婚民間有司奏罷之汝礪言此
 雖疏屬皆天家子孫不可使閭閻之賤得以貨取願
 更著婚法元豐初以縮閣校勘為江西轉運判官陞

辭復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臣不患無
 敢為之臣患無敢言之臣神宗嘉其忠盡代還提點
 京西刑獄元祐二年召為起居舍人時相問新舊之
 政對曰政無彼此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
 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踰年遷中書舍
 人賜金紫詞命雅正有古人風其論詩賦回河事尤
 力大臣有持平者頗相左右一時進取者病之欲排
 去其類未有以發會知漢陽軍吳處厚得蔡確安州
 詩上之傳會解釋以為怨謗諫官交章請治之又造
 為危言以激怒宣仁后欲實之法汝礪曰此羅織之

漸也數以白執政不能救遂上疏論列不聽方居家待罪得確謫命除日草詞曰我不出誰任其責者即入省封還除日辨論愈切諫官指汝礪爲朋黨宣仁后曰汝礪豈黨確者亦爲朝廷論事爾及確貶新州又湏汝礪草詞遂落職知徐州初汝礪在臺時論呂嘉問事與確異趣徙外十年確爲有力後治嘉問它獄以不阿執政坐奪二官至是又爲確得罪人以此益賢之加集賢殿修撰入權兵刑二部侍郎有獄當貸執政以特旨殺之汝礪持不下執政怒罰其屬汝礪言制書有不便許奏論法也屬又何罪遂自劾請

去章四上詔免屬罰徙汝礪禮部員外郎哲宗躬聽斷修熙寧元豐政事人皆爭獻所聞汝礪獨無建白或問之答曰在前日則無敢言於今則人人能言之矣進權吏部尚書言者謂嘗附會劉摯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未行章數上又降待制知江州將行哲宗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否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病去其遺表略云土地已有餘願撫以仁財用非不饒願節以禮佞人初若可悅而其患在後忠言初若可惡而其利甚博

至於恤河北流移察江南水旱凡數百言朝廷方以
樞密都丞旨命之而已卒乃以告賜其家年五十四
汝礪讀書爲文志於大者言動取舍必合於義與人
交必盡誠敬兄無子爲立後官之少時師事桐廬倪
天隱既死并其母妻葬之且衣食其女同年生宋渙
死經理其後不啻如子所著易義詩義詩文凡五十

卷第汝霖林汝方

汝霖字巖老第進士以曾布薦爲秘書丞擢殿中侍
御史由是附布時紹述之論復興都水丞李夷行乞
復詩賦汝霖劾之韓忠彥議權合祭汝霖言其非禮

遷侍御史門下侍郎李清臣與布異布先諷江公望
使擊之將處以諫議大夫公望弗聽汝霖竟逐清臣
果得諫議鞫趙諗反獄窮其黨與元祐禍再興吳材
王能甫排斥不已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出削
案籍具在但可據以行不必俟指名彈擊於是司馬
光以下復貶布失位汝霖罷知泰州又謫濮州團練
副使後以顯謨閣待制卒

汝方字宜老以汝礪蔭爲滎陽尉臨城主簿汝礪卒
棄官歸葬豐稷留守南京辟司錄宣和初通判衢州
使者疏其治狀擢知州事方臘起睦之青溪與衢接

境寇至無兵可禦衆望風奔潰汝方獨與其僚段約
介守孤城三日而陷罵賊以死年六十六徽宗褒歎
之起贈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曰忠毅官其家
七人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蔣堂守蜀延多士入學親程其
文嘗得陶論集諸生誦之曰此賈誼之文也陶時年
十三一坐皆驚由是禮諸賓筵一日同遊僧舍共讀
寺碑酒闌堂索筆書碑十紙行斷句闕以示陶曰老
夫不能盡憶子爲我足之陶書以獻不繆一字中進
士第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莊

愬官不得直容至庸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問三人
服罪弟泣拜頭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
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爲汝主之爾不然亦爲他人
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爲兄弟顧不羨乎
弟又拜聽命知太原壽陽縣府帥唐介辟簽書判官
暇日促膝晤語告以立朝事君大節曰君廊廟人也
以介薦應熙寧制科時王安石從政改新法陶對策
枚數其過大略謂賢良之旨貴犯不貴隱臣愚敢忘
斯義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之謀
不與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陛

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
第神宗顧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神宗覺之
使馮京竟讀謂其言有理司馬光范鎮見陶皆曰自
安石用事吾輩言不復效不意君及此平生聞望在
茲一舉矣安石既怒孔文仲科亦隨罷陶雖入等纔
通判蜀州張商英為御史請廢永慶軍下旁郡議陶
以為不可及知彭州威茂夷入寇陶召大姓潛具守
備城門啓閉如平時因以求康前議上于朝軍遂不
廢王中正為將蜀道畏事之甚謹而其所施悉謬鑿
陶奏召還之李杞蒲宗閔來推茶西州騷動陶言川

六茶視東南十不及一諸路既皆通商兩川獨蒙
禁推茶園本是稅地均出賦租自來敷賣以供衣食
蓋與解鹽等禁不同今立法太嚴取息太重遂使良
民枉陷刑辟非陛下仁民愛物之意也宗閔怒劾其
沮敗新法請監懷安商稅或徃弔之陶曰吾欲假外
郡之虛名救蜀民百萬之實禍幸而言行所濟多矣
敢有榮辱進退之念哉起知廣安軍召為司門郎中
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首獻邪正之辨曰君子小人
之分辨則王道可成雜處於朝則政體不純今蔡確
韓績張瑛章惇在先朝則與小人表裏為賊民害物

之政使人主德澤不能下流在今日則觀望反覆為異時子孫之計安肅李清臣又倖阿其間以伺勢之所在而歸之昔者負先帝今日負陛下願亟加斥逐以清朝廷於是數人相繼罷去時議行差役陶言郡縣風俗異制民之貧富不均當此更法之際若不預設防禁則民間雖無納錢之勞反有偏頗之害莫若以新舊二法裁量嚴中會陶謁告歸詔於本道定議陶考究精密民以為便還朝遂正兩路轉運使李琮蒲宗閔之罪又奏十事皆利害切於蜀者蘇軾策館職為朱光庭所論軾亦乞補郡爭辨不已陶言臺諫

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議者皆謂軾嘗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為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為譏謗恐朋黨之敝自此起矣由是兩置之陶與同列論張舜民事不合傳堯俞王巖叟攻之太皇太后不納遷陶左諫議繼出為梓州淮西成都路轉運副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可况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聞是所言私也詔定為令遷中書舍人奉使契丹歸乞修邊備哲宗喜曰臣僚言邊事惟及陝西不及河北殊不知河北

有警則十倍陝西矣卿言甚善進給事中哲宗始親政陶言太皇保祐九年陛下所深知尊而報之惟恐不盡然臣猶以無可疑爲疑不必言而言萬一有姦邪不正之謀上惑淵聽謂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俄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徙洵陽潞州例奪職再貶庫部員外郎分司徽宗立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進士高第調成都觀察推官爲太學春秋博士紹聖經廢通判漢州入爲樞密院編脩文字坐折簡別鄒浩免徽宗召對庭堅作佐

郎擢右正言帝方銳意圖治進延忠鯁庭堅與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諫列一時翕然稱得人庭堅在職逾月數上封事其大要言世之論孝必曰紹復神考然後謂孝夫前後異宜法亦隨變而欲纖悉必復然則將敝於一偏久必有不便於民而招怨者如此而謂之孝可乎司馬光因時變革以便百姓人心所歸不爲無補於國家陳瓘執義論諍將以去小人士論所推不爲無益於宮禁乞盡復光贈典以悅人心召還瓘言職以慰士論又士大夫多以繼志述事勸陛下者臣恐必有營私之人欲主其言

字四百一十
以自售謂復紹先烈非其徒不可將假名繼述而實
自肆焉今遠略之耗於內者棄不以爲守則兵可息
特旨之重於法者刪不以爲例則刑可省近以青唐
反叛棄鄯守湟旣以鄯爲可棄則區區之湟亦安足
守臣謂并棄湟州便庭堅言論深切退輒焚臺是時
議者往往指元祐舊臣在廷者太多庭堅爲帝言司
馬光呂公著之賢且曰陛下踐阼以來合人心事其
衆惟夫邪正殊未差別如光公著甄叙但用赦恩初
未嘗別其無罪也又始爲蘇軾蘇轍可用頗忤旨曾布
因稱其所論不當帝命徙爲郎俄出爲京東轉運

判官任伯雨言庭堅立身有本未不應罷言職庭堅
亦辭新命改知汝川又送吏部伯雨復爭之乞以庭
堅章付外考其所言毋使言者爲三省所脅李清臣
從而擠之改通判陳州初蔡京守蜀庭堅在幕府與
相好及京還朝欲引以爲已用先令鄉人諭意庭堅
不肯往京大恨後遂列諸黨籍又坐嘗談瑤華非辜
事編管虢州再徙鼎州象州久之復故官卒年五卜
七紹興初詔贈直徽猷閣

龔天字彥和瀛州人清介自守有重名進士第三簽
書河陽判官從曾布於瀛紹聖初權監察御史以親

老求通判相州知洛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始
上殿即抗疏請辨忠邪曰好惡未明則人迷所向忠
邪未判則衆必疑今聖政日新遠近忻悅進退人材
皆出脣斷此甚盛之舉也然姦黨既破必將早夜熟
計廣爲身謀或遽革面以求自文或申邪說以拒正
論或詭稱禍福以動朝廷或託言祖宗以脅人主巧
事貴戚陰結左右變亂是非姦計百出幸其既敗復
用已去復留君子直道而行則必墮其術中然則天
下治忽未可知也故宜洞察忠邪行之以決若小不
忍則害大政臣願陛下明好惡以示之使遠近知進

賢退姦之意太平之治不難致也又言朝廷累下赦
令洗滌元祐愆負被坐之人至於官職資蔭多未給
還願申詔有司亟爲施行以伸先帝寬仁之意時章
惇蔡卞用事夬首論其惡大略以爲昔日丁謂當國
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至於惇而故老
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
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
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
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冤
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

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侯而不正
 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為皆卞發之
 為力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譴黜又論蔡京治文及
 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
 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
 可以見其鍛煉附會如方天若之凶邪而京叔實門
 下賴其傾險以為腹心立起狂獄多斥善士天下冤
 之皆京與天若為之也願考訂証其實以正姦臣之罪
 於是三人者皆去又上疏乞正元祐后册位號及元
 符后不當並立書報聞已而元祐后册再廢言者論

夾首尾建言詔削籍編管房州繼徙象又徙化徒步
 適貶所持扇乞錢以自給多廷赦令得歸政和元年卒
 年五十五紹興元年贈直龍圖閣六年再贈右諫議
 大夫官其後二人第大壯少有重名清介自立從兄
 官河陽曾布欲見之不可得乃往謁夾邀之出從容
 竟日題詩壁間有得見兩龍龔之語夾為御史大壯勸
 使早去夾以為畏友不幸早卒

孫諤字元忠睢陽人父文用以信厚稱鄉里死謚慈
 靜居士諤少挺特不群為張方平所器登進士第調
 哲信主簿選為國子直講陷虜著獄免元祐初起為

太常博士遷丞哲宗卜后太史惑陰陽拘忌之說諤
 上疏太皇太后言家人委巷之語不足以定大計願
 斷自聖慮出為利梓路轉運判官召拜禮部員外郎
 左正言紹聖治元祐黨諤言漢唐朋黨之禍其監不
 遠蹇序辰編類章疏諤又言朝廷當示信以靜安天
 下請如前詔書一切勿問嘗侍對論星文變咎願修
 省消復罷辛酉池及寢內降除授帝每患臺諫乏人
 諤曰士豈乏於世顧陛下不知爾立疏可用者二十
 二人章惇惡其拂己出知廣德軍徙唐州提點湖南
 刑獄徽宗立復為右司諫首論大臣邪正政事可廢

置因革者帝稱其鯁直諫者欲以群臣封事付外詳
 定諤言君不密則失臣是將速忠臣之禍矣不宜宣
 泄乃止遷左司諫俄以疾卒諤與彭汝礪以氣節相
 尚汝礪亡諤語所知曰吾居言責不愧器資於地下
 矣及再入諫省不能旬月時論惜之

陳軒字元輿建州建陽人進士第二授平江軍節度
 推官元祐中為禮部郎中徐王翊善再遷中書舍人
 上疏言祖宗舊制諸道帥守使者辭見之日並召對
 便殿非特可以周知利害亦可觀閱人才今視朝數
 刻而退惟執政大臣得在帝所或經旬閱月臺諫官

乃得覲餘皆無因而前殆非所謂廣覽兼聽之道願
詔有司使如故事又言所在巡檢招惰游惡少以隸
土軍習暴橫爲田野患請使以廂卒代皆從之高麗
入貢軒館客其使求市歷代史策府元龜抄鄭衛曲
譜皆爲上聞禮部尚書蘇軾劾其失體以龍圖閣待
制知廬州徙杭州江寧潁昌府徽宗立爲兵部侍郎
兼侍讀論監司守臣數易之弊如江淮發運使十五
年間至更三十二人願稍久其任又言比更定役法
欲以寬民力而有司生事急切苟營羸羨散青苗以
抑兼并拯難困不當以散多予賞入侍經閣每勸帝

以治貴清淨頌法文景之恭儉帝頗聽行之加龍圖
閣直學士知成都府不行改杭州福州卒年八十四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
常博士拜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
王古用赦恩理逋欠古多所蠲釋挺之劾古傾天下
之財以爲私惠公望以爲天子登極大赦將與天下
更始故一切與民豈容古行私惠於其間乃上疏曰
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無若諫官御
受之爲可信若挾情肆誣快私忿以罔上聽不可不
察也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不相合屢見於辭氣懷

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私事官讎此小人之所不爲而挺之安爲之豈忠臣乎又上疏曰自哲宗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己爲同忠於君爲異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爲流俗一談不侔時事必指爲橫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感動人主使天下騷然秦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鈞斬祛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與爭與則黨復立矣

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蓋善惡端好惡以示人

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欲渝之柰皇天后土何內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它日入對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鷓畜之以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拄杖逐鷓鷯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蔡王似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公望極言論救出知淮陽軍未幾召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京爲政編管南安軍遇赦還家卒建炎中與陳瓘同贈右諫議大夫

陳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元符末以吏部員外郎

拜右正言上疏徽宗曰有旨令臣與任伯雨論韓忠
彥援引元祐臣僚事按賈易岑象求豐稷張來黃庭
堅龔若泉補之劉唐老李昭玘人才均可用特迹近
嫌疑而已今若分別黨類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
遂去元祐之臣復興紹聖政事今紹聖人才比肩於
朝一切不問元祐之人數十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
上公然立黨也遷右司諫言林希紹聖初掌書命草
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陛
下頃用臣言褫其職自大名移揚州而希謝表具言
皆出於先朝大抵姦人詆毀善類事成則據已所憤

事敗則歸過於君至如過失未形而訓辭先具安得
為責人之實歷辨詆誣而上侵聖烈安得為臣子之
誼不一二年致位樞近而希尚敢忿躁不平謝章慢
上不敬此而可忍孰可不忍希再降知舒州又論章
惇蔡京蔡卞郝隨鄧洵武恂皆通判滁州卞乞貶伯
雨等祐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年十四入太學有俊名興寧
以經取士學者翕然宗王氏安民獨不為變春試考
第一主司啓封見其年少欲下之判監常秩不可曰
糊名較藝豈容輒易具以白王安石安石稱其文命

學者視以爲準由是益盛安石欲見之不肯往登
六年進士舉神宗愛其策將使魁多士執政謂其不
熟經學列之第十授應天府軍巡判官選成都府教
授與安惇爲同僚惇深刻姦詐嘗借謁府帥輒毀素
所享善者安民退謂惇曰若人不厚於君乎何誡之
深也惇曰吾心實惡之姑以爲回交爾安民曰君所
謂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還君富
貴輸我安民應之曰處厚貴天下事可知我當歸山
林豈復與君校是非邪第恐累陰德爾後惇貴遂陷
安民而惇子坐法誅死如安民言秩滿寓京師妻孫

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時爲相安民惡其人絕不
相聞確夫人使招其妻亦不往調知長洲縣以主信
爲治人不忍欺縣故多盜安民籍嘗有犯者書其衣
揭其門約能得它盜乃除盜爲之息追科不下吏使
民自輸先它邑以辦轉運使許懋孫昌齡入境邑民
頌其政皆稱爲古良吏元祐初李常孫覺范百祿蘇
軾鮮于侁連章論薦擢大理鴻臚丞是時元豐用事
之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
安民竊憂之貽書呂公著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
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

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
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
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
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
卧也故去小人不爲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
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郄之手
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
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鼠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
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
竒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歎也猛虎召

莫之敢撻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
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柰何
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忿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
可不謂大憂乎及章惇作相其言遂驗歷太常博士
轉爲丞與少卿朱光庭論不合出爲江西轉運判官
不行改宗正丞蘇轍薦爲御史宰相不樂除開封府
推官紹聖初召對爲哲宗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不
知耻願陛下獎進廉潔有守之士以厲風俗元祐進
言者以熙豐爲非今之進言者反是皆爲偏論願公
聽並觀擇其中而歸於當拜監察御史論章惇頡國

相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復曲折言之不置博遣
 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奈何以言語自
 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
 曰爾乃為時相游說邪博益怒中官裴彥臣建慈雲
 院戶部尚書蔡京深結之疆毀人居室訴於朝詔御
 史劾治安民言事有情重而法輕者中官豪橫與侍
 從官相交結同為欺罔此之姦狀恐非法之所能盡
 願重為降責以肅百官獄具博主之甚力止罰金安
 民因論京姦足以惑眾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
 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

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
 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
 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
 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述
 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
 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耻近乞
 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謚為
 文正近乃乞斷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
 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
 慰勉而已大饗明堂劉賢妃從侍齋宮安民以為萬

衆觀瞻虧損聖德語頗切直帝微怒曾布始以安民
數減章惇意其附已屢稱之於朝其後併論曾布亦
恨於是與惇比而排之乃取其所貽呂公著書白于
帝它日帝謂安民曰卿所上宰相書比朕爲漢靈帝
何也安民曰姦臣指擿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爾雖
辨之何益董敦逸再爲御史欲劾蘇軾兄弟安民謂
二蘇負天下文章重望恐不當爾至是敦逸奏之詔
與知軍惇徑擬監滁州酒稅至滁日親細務郡守曾
肇約爲山林之游曰謫官例不治事安民謝曰食焉
而怠其事不可蒲三歲通判温州徽宗立朝論欲起

爲諫官曾布沮之以提點永興軍路刑獄蔡京用事
入黨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年七十建炎四年贈
右諫議大夫子同爲御史中丞自有傳

論曰次升從容一言止呂升鄉之使嶺南大有功於
元祐諸臣師錫謂蔡京若用天下治亂自是而分惜
其言不行於當時而徒有驗於其後汝礪辨拯蔡確
以直報怨陶言權茶爲西南害毅然觸蒲李之鋒庭
堅論紹復未足以盡孝道諤言世非乏士患上不知
乃薦可用者二十有二人號稱鯁直裨益尤多軒力
陳青苗貽害願以清淨爲治祐擊林希且論惇京卞

二百五十五
革斥死弗悔公望謂神宗於元祐諸臣非有射鈞斬
祛之隙而終不能移姦邪先入之言夫擊逐章惇蔡
京蔡卞于外亦足少泄四海臣民之憤然京卞既仆
即起已去復來至於陸危不悟也庸暗之主可與言
哉安民人虎多少之喻惴惴焉懼不足以勝小人不
幸而群姦相繼用事在廷忠直之臣動因事而斥去
之馴致靖康之禍其所由來遠矣小人之得政可畏夫

列傳卷第壹百五

列傳卷第壹百六

宋史三百六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樞密軍國軍前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勅修

孫鑿

吳時

李昭圜

吳師禮

王漢之 弟渙之

黃庶

朱服

張舜民

盛陶

章衡

顏復

孫升

韓川

龔鼎臣

鄭穆

席旦

喬執中

孫鑿字叔靜錢塘人父直言徙揚之江都鑿年十五
游太學蘇洵滕甫稱之用父任調武平尉捕獲名盜

數十謝賞不受再調越州司法參軍守趙抃薦其材
知偃師縣蒲中優人詭僧服隱民間以不語惑衆相
傳有異法奔湊其門馨收按姦狀立伏辜韓績鎮長
安辟入府績去後來者仍挽之使留居五年簽書西
川判官或薦於朝召對擢提舉廣東常平徽宗初徙
兩浙由福建轉運判官召為屯田負外馨微時與蔡
京善常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至
是京還朝遇諸塗既見京逆謂曰我若用於天子願
助我馨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
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馨何為者

京默然既相出提點江東刑獄未幾入為少府少監
戶部郎中縣官用度無藝馨與尚書曾孝廣侍郎許
幾謀曰日增一日歲增一歲天下之財豈能給哉共
疏論之當國者不樂孝廣幾由是罷徙馨開封遷太
僕御殿中少監四輔建以顯謨閣待制知曹州論經
始規畫之勞轉太中大夫徙鄆州邑人子為草祭之
謹指切蔡京馨以聞京怒使言者誣以它謗提舉鳴
慶宮起知單州遂致仕靖康二年卒年八十六贈銀
青光祿大夫謚曰通靖馨為於行義在廣東時蘇軾
謫居惠州極意與周旋二子娶晁補之黃庭堅女黨

宋史三百六十七
劉沛寫

四百一
事起家入危懼一無所顧時人稱之

吳時字伸道邛州人初舉進士得學究出身再試中
甲科知華州鄭縣轉運使檄州餉米五萬輸長安鄭
獨當三萬時貽書使者曰會三萬斛之費以車則千
五百乘以卒則五萬夫縣民可役者纔二百五十八
戶耳古者用師則贏糧以養兵無事則移兵以就食誠
能移兵於華則前費可免華雍相去百六十里一旦
欲用朝發而夕至矣使者從其言陸師閔幹秦蜀茶
馬辟爲屬章染欲以御史薦力辭之徽宗求言遠臣
上章封識多不能如式有司悉卻之時建言乃得達

爲睦親宅教授提舉永興軍路學事華州諸生有觸
忌諱者教授欲上之曰是間言語皆臣子所不忍聞
時即火其書曰臣子不忍聞而令君父聞乎召爲工
部員外郎改禮部兼辟雍司業大觀興筭學議以黃
帝爲先師時言今祠祀聖祖祝板書臣名而釋奠孔
子但列中祀數學六藝之一耳當以何禮事之乃止
遷太僕少卿張商英罷相言者指時爲黨出知耀州
又降通判鼎州未赴提舉河東常平歲饑發公粟以
振民童貫經略北方每訪以邊事輒不答還爲大晟
典樂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內侍何訢謫監衡州酒猶

四百八
領節度使時奏奪之又因進對及取燕事曰祖宗盟
血未乾渝之必速亂蔡攸聞之以告王黼黼怒斥為
腐儒時求去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俄提舉上清太
平宮西歸遇其里人趙雍為言取燕必召禍吾老得不
遭其變幸矣累歲而卒年七十八時敏於為文未嘗
屬毫落筆已就兩學自之曰立地書厨

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少與晁補之齊名為蘇軾所
知擢進士第徐州教授守孫覺深禮之每後容講學
及古人行已處世之要相得驩甚用李清臣薦為祕
書省正字校書郎加祕閣校理通判潞州潞民死多

不葬昭玘斥官地畫兆窆具棺衾作文風曉之俗為
一變入為祕書丞開封推官俄提點永興京西京東
路刑獄坐元符黨奪官徽宗立召為右司員外郎遷
太常少卿韓忠彥欲用為起居舍人曾布持之布使
山陵命始下為陳次升所論出知滄州崇寧初詔以
昭玘嘗傾搖先烈每改元豐敕條倡後寬之邪說罷
主管鴻慶宮遂入黨籍中居閑十五年自號樂靜先
生寓意法書圖畫貯於十囊命曰燕游十友為之序
以為與今之人交或趨附而陷於禍吾寧與十者交
久益有味也初昭玘校試高密得侯蒙蒙執政思顧

舊恩使人致已意昭玘唯求祕閣法帖而已使陝西
 時延安小將車吉者被誣為盜昭玘察知無它吉後
 立戰功至皇城使遇昭玘京師拜于前曰感公生存
 之恩願以名馬為獻笑却之晚知歙州辭不行靖康
 初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紹興初追復直徽猷閣
 吳師禮字安仲杭州錢塘人太學上舍賜第調涇縣
 主簿知天長縣召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預餞鄒浩
 免徽宗初為開封府推官長泰王似官更有不順語下
 之府師禮主治獄成不使一詞及王吏雖有死者亦
 不被以指斥罪擢右司諫改右司員外郎師禮工論

墨帝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
 臣不敢以末伎對聞者將真得體以直祕閣知宿州
 卒師禮游太學時兄師仁為正守春秋學它學官有
 惡之者條其疑問諸生師禮悉以兄說對學官怒鳴
 鼓坐堂上衆質之師禮引据三傳意氣自如江公望
 時在旁心竊喜後相遇於泌陽公望謂曰子異日得
 志當如何曰但為人作豐年耳遂定交師仁字坦求
 篤學厲志不事科舉與八親廬墓下日倩旁寺僧造飯
 一鉢以充飢不復置庖爨及蓄僮僕郡守陳表鄧潤
 甫蒲宗孟皆以遺逸薦于朝元祐初召為太學正遷

四百五十五
博士十年無它除後為潁川吳王宮教授卒

王漢之字彥昭衢州常山人父介舉制科以直聞至

祕閣校理漢之進士甲科調秀州司戶參軍知金華

澠池二縣為鴻臚丞知貞州時詔諸道經畫財用上

諸朝漢之言所在無都籍是以不能周知而校其登

耗以待用願令郡縣先置籍總之諸道則天下如指

諸掌矣後之入為開封府推官歷工吏禮三部員外

郎太常少卿蔡京置講議司漢之其客也引為參詳

官擢禮部侍郎轉戶部以顯謨閣待制知瀛州言自

何承矩規塘濬之地屯田東達于海其後又脩保塞

五州為隄道備種所宜木下三百萬本此中國萬世

之利也今寢失其道願講心之雄州歸信容城災兩

輸戶請蠲稅吏不聽漢之言雄州規小利失大體萬

一契丹蠲之為朝廷羞姓江寧河南府不至而為蘇

潭洪三州召拜兵部侍郎復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

都又不至連徙五州入為工部侍郎奉使契丹還言

其主不恤民政而培克荒淫亡可跂而待也徽宗悅

以知定州久之徙江寧方臘之亂錄奏報禦捕功加

龍圖閣直學士又進延康殿學士卒年七十第渙之

渙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有司疑年未及銓格特補

宋史三百六十七
劉師

武勝軍節度推官方新置學士官以為杭州教授知穎
 上縣元祐中為太學博士校對黃本祕書通判衛州
 入編脩兩朝會衛信錄徽宗立以日食求言渙之用
 大臣交薦召對因言求言非難聽之難聽之非難察
 而用之難今國家每下求言之詔而下之報上乃或
 不然以指陳闕失為訕上以阿諛佞諂為尊君以論議
 趨時為國是以可否相濟為邪說志士仁人知言之
 無益也不復有言而小人肆為詭譎可駭之論苟容
 偷合頌陛下虛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後事無今
 昔唯當為貴人無同異惟正是用則人心說治道成

天意得矣帝欣然悉納欲任以諫官御史辭曰臣由
 大臣薦不可以居是官乃拜吏部員外郎遷左司員
 外郎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趨省之日詞頭三十三
 下筆即就崇寧初進給事中吏部侍郎以寶文閣待
 制知廣州言者論渙之當元祐之末與陳瓘龔夬張
 庭堅游既棄於紹聖而今復之有害初政解職知舒
 州入黨籍尋知福州未至復徙廣州蕃客殺奴市舶
 使據舊比止送其長杖答渙之不可論如法召詰闕
 言者復拾故語以沮之罷為洪州改滁州歷潭杭揚
 三州張商英相為給事申吏部侍郎商英去亦出守

越八年知中山府加寶文閣直學士朝廷議北伐渙之以疾提舉明道官又四年卒年四十五渙之性淡泊恬於仕進每云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其歸趣如此黃蘆字夷仲洪州分寧人第進士歷州縣熙寧初或薦之王安石安石與之言問免役事蘆據舊法以對甚悉安石曰是必能辦新法白神宗召訪時務對曰陛下意在便民法非不良也而吏非其人朝廷立法之意則一而四方推奉紛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病陛下不盡察也河朔被水河南齊晉旱淮浙飛蝗江

南疫癘陛下不盡知也帝即命蘆體量振濟東道除司農丞還報合旨擢利州路轉運判官復丞司農為監察御史裏行建言成天下之務莫急於人才願令兩制近臣及轉運使各得舉士詔各薦一人繼言寒遠下僚既得名聞於上願令中書審其能而表用則急才之詔不虛行於天下矣又言比年水旱民蒙乏貸借閣之恩今幸歲豐有司悉當舉催久飢初稔累給併償是使民遇豐年而思歉歲也請令諸道以漸督取之論俞充結王中正致宰屬并言中正任使太重帝曰人才蓋無類顧駕御之何如耳對曰雖然臣

四百令八
慮漸不可長也河決曹村壞田三十萬頃民廬舍三十八萬家受詔安撫京東發廩振飢遠不能至者分遣吏移給擇高地作舍以居民流民過所毋征筭轉行者賦糧質私牛而與之錢養男女棄于道者丁壯則役其力凡所活二十五萬相州獄起鄧伯溫上官均論其寃得譴去詔廉詰之竟不能正未幾獄成始悔之加集賢校理提點河東刑獄遼人求代北地廉言分水畫境失中國險固啓豺狼心其後契丹果包取兩不耕地下臨鴈門父老以爲恨王中正發西兵用一而調二轉運使又附益之廉曰民脫剝至骨斟酌不之

興足矣忍自竭根本邪即奏云師必無功蓋有以善其後既大軍潰歸中正焚罪於轉餉廉詣上黨對理坐貶秩元祐元年召爲戶部郎中陸思閔茶法爲川陝害遣廉使蜀按察至則奏罷其茶甚者且言前所爲誠病民若悉以予之則邊計不集蜀貨不通園毗將受其敝請推熙秦茶勿改而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爲萬八千匹朝廷可其議使以直祕閣提舉明年還爲左司郎中遷起居郎集賢殿修撰樞密都承旨上官均論其往附蔡確爲獄改陝西都轉運使拜給事中卒年五十九

朱服字行中湖州烏程人熙寧進士甲科以淮南節度推官充修撰經義局檢討歷國子直講祕閣校理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參知政事章惇遣所善柔默周之道見服道薦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惇補郡免默之道官受詔治朱明之獄故事制獄許上殿非本章所云者皆取旨服論其非是罷之俄知諫院遷國子司業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徙泉婺寧廬壽五州廬人飢守便宜振護全活十餘萬口明年大疫又課醫持善藥分拯之賴以安者甚衆當元祐時未嘗一日在朝其不能無少望值紹聖初政因表

賀乃力詆變亂法度之故召為中書舍人使遼未反而母死詔以其家貧賜帛三百喪除拜禮部侍郎湖州守馬城言其居喪疏几筵而獨處它室謫知萊州徽宗即位加集賢殿修撰再為廬州越兩月徙廣州哲宗既祥服賦詩有孤臣正泣龍髯草之語為部使者所上黜知袁州又坐與蘇軾游貶海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改興國軍卒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中進士第為襄樂令王安石倡新法舜民上書言裕民所以窮民強內所以弱內辟國所以蹙國以堂堂之天下而與小民爭利可耻

也時人壯之元豐中朝廷討西夏陳留縣五路出兵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王師無功舜民在靈武詩有白骨似沙沙似雪及官軍斫受降城柳為薪之句坐謫監邕州鹽米倉又追赴廊延詔獄改監郴州酒稅會赦北還司馬光薦其才氣秀異剛直敢言以館閣校勘為監察御史上疏論西夏彊臣爭權不宜加以爵命當興師問罪因及文彥博左遷監登聞鼓院臺諫交章乞還職不聽通判蒲州提點秦鳳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固辭改金部員外郎進祕書少監使遼加直祕閣陝西轉運使知陝潭青三州元符

中罷職付東銓以為坊州鳳翔皆不赴徽宗立擢右諫議大夫居職才七日所上事已六十章陳陝西之弊曰以庸將而御老師役饑民而爭曠土極論河朔之困言多剴峭徙吏部侍郎旋以龍圖閣待制知定州改同州坐元祐黨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復集賢殿脩撰卒舜民慷慨喜論事善為文自號淳休居士其使遼也見其太孫禧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為他日必有知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年嘗見之後如其言紹興中追贈寶文閣直學士盛陶字仲叔鄭州人第進士熙寧中為監察御史神

四百八十八
宗問河北事對曰朝廷以便民省役議廢郡縣誠便
然沿邊地相屬如北平至海不過五百里其間列城
十五祖宗之意固有所在願仍舊貫慶州李復圭輕
敵敗國程昉開河無功籍水政以擾州縣皆疏其過
二人實王安石所主陶不少屈出簽書隨州判官久
之入爲太常博士考功員外郎工部右司郎中至侍御
史陳官冗之敝謂恩澤舉人宜取嘉祐治平之制選
人改官宜準熙寧元豐之法諫官劉安世等攻蔡確
爲謗詩陶曰確以弟碩有罪但坐罷職不應懷恨注
釋詩語近於摭撫不可以長告訐之風安世疏言陶

居風憲地目覩無禮於君親之人而附會觀望紀綱
何賴出知汝州徙晉州召爲太常少卿議合祭天地
請從先帝北郊之旨旣而合祭陶即奉行亦不復辨
執也進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待制知應
天府順昌府瀛州元符中例奪職卒年六十七

論曰王氏章蔡之當國也士大夫知拂之必斥附之
必進也而孫藝正言蔡京不肯爲之助吳時却童貫
忤王黼乃幸於罷歸昭玘辭侯蒙之延致朱服發章
惇之薦引舜民詆新法而盛陶不屈於安石其大節
皆可取獨漢之爲京客黃廉附蔡確獄有媿藝等多

四百令四八
矣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故君子貴乎知幾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嘉祐二年進士第一通判湖州

直集賢院改鹽鐵判官同脩起居注物有掛空籍者

奏請蠲之又言三司經費取領而無多寡率不預知

急則斂於民倉卒趣迫故苦其難供願敕三部判官

簿正其數即有所賦先期下之使公私皆濟三司使

忌其能出知汝州潁州熙寧初還判太常寺建言自

唐開元慕禮書以國恤五章為豫凶事刪而去之故

不幸遇事則裙撫墜殘茫無所据今宜為厚陵集禮

二百頃以予民復判太常知審官西院使遼燕射連

發破的遼以為文武兼備待之異於他使歸復命言

遼境無備因此時可復山後八州不聽衡患學者不

知古今慕歷代帝系名曰編年通載神宗覽而善之

謂可冠冕諸史且念其嘗先多士進用獨後面賜三

品服判吏部流內銓嘗有負闕既擬注而三班院輒

用之及訟吏部宰相主其說衡連奏疏與之辨或曰宰

相之勢恐不可深校衡不為止至訴於御前神宗命內

侍偕至中書宰相見之怒衡曰衡為朝廷法耳以狀

上請而視之相悟曰若爾吏部是矣乃罪三班未幾

知通進銀臺司直舍人院拜寶文閣待制知澶州神宗曰卿為仁宗朝魁甲寶文藏御集之處未始除人今以之處卿衡拜謝至郡會官立法禁民販鹽衡言民情鹽以生生之所在雖犯法不顧空令犴獄日繁請如故便徙知成德軍坐事免元祐中歷秀襄河陽曹蘇州加集賢院學士復以待制知揚廬宣穎州卒年七十五

顏復字長道魯人顏子四十八世孫也父太初以名儒為國子監直講出為臨晉簿嘉祐中詔郡國敦訪遺逸京東以復言凡試於中書者下有二人考官歐陽

脩奏復第一賜進士為校書郎知永寧縣熙寧中為國子直講王安石更學法取士率以己意使常秩等校諸直講所出題及所考卷定其優劣復等五人皆罷元祐初召為太常博士建言士民禮制不立下無矜式請令禮官會萃古今典範為五禮書又請改正祀典凡干讖緯曲學汚條陋制道流醜謝術家馭勝之法一切芟去俾大小群祀盡合聖人之經為後世法遷禮部員外郎孔宗翰請尊奉孔子祠復因上五議欲專其祠饗優其田祿蠲其廟幹司其法則訓其子孫朝廷多從之兼崇政殿說書進起居舍人兼侍講

轉起居郎請擇經行之儒補諸縣教官凡學者攷其志業不由教官薦不得與貢舉升太學拜中書舍人兼國子監祭酒言太學諸生有誘進之法獨教官未嘗旌別似非嚴師勸士之道未踰年以疾改天章閣待制未拜而卒年五十七王巖叟等言復學行超特宜加優賻詔賜錢五十萬子岐建炎中爲門下侍郎孫升字君孚高郵人第進士簽書泰州判官哲宗立爲監察御史朝廷更法度遂姦邪升多所建明嘗上疏曰自二聖臨御登用正人天下所謂忠信端良之士豪傑俊偉之材俱收並用近世得賢之盛未有如

今日者君子日進而小人日退正道日長而邪慝日消在廷濟濟有成周之風此首開言路之効也願於耳目之臣論議之際置黨附之疑杜小人之隙疑問一開則言者不安其職矣言者不安其職則循默之風熾而壅蔽之患生非朝廷之福也遷殿中侍御史梁燾責張問升從而擊之執政指爲附燾出知濟州踰年提點京西刑獄召爲金部員外郎復拜殿中侍御史進侍御史時翰林承旨鄧温伯爲臺臣所攻升與賈易論之尤力謂草蔡確制稱其定策功比漢周勃欺天負國豈宜親承密命不報由起居郎擢中書舍人

直學士院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董敦逸黃廷基
撫升過改集賢院學士紹聖初翟思張商英又劾之
削職知房州歸州貶水部員外郎分司又貶果州團
練副使汀州安置卒年六十二并在元祐初嘗言王
安石擅名世之學爲一代文宗及進居大位出其私
智以蓋天下之聰明遂爲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
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爲翰林學士已極其
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以安石爲戒世譏其失言

韓川字元伯陝人進士上第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
用劉摯薦爲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以爲雖曰平

均物直而其實不免貨交以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
爲况所獲不如所亡果何事也願量留官吏與之期
使趣罷此法從之遷殿中侍御史疏言朝廷於人才
常欲推至公以博采及其弊也則幾於利權勢而抑
孤寒常欲收勤績以赴用要其終也則莫不收虛名
而廢實效近制太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遇大州闕
則選諸所表他雖考課上等皆莫得預推原旨意固
欲得人然所謂太中大夫以上率在京師唯馳騫請
求者得之爲多至於淹歷郡縣治狀應法者顧出其
下則是瘡身脩潔之人不若營求一章之速化也於

是詔吏部更立法張舜民論西夏事乞停封冊朝廷
以為開邊隙罷其御史梁燾燾等為舜民爭之川與呂陶
上官均謂舜民之言實不可行燾等去川亦改太常
少卿不拜加集賢校理知穎州還為侍御史樞密都
承旨進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復
守穎徙蒲州與孫升同受責由坊州郢州貶屯田員
外郎分司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得故官

知青襄二州卒

龔鼎臣字輔之鄆之涇城人父誘衷武陵令鼎臣幼
孤自立景祐元年第進士為平陰主簿疏泄瀦水得

良田數百千頃調孟州司法參軍以薦為泰寧軍節
度掌書記徂徠石介死讒者謂介北走遼詔兗州劾
狀郡守杜衍會問掾屬莫對鼎臣獨曰介寧有是願以
闔門證其死衍探懷出奏彙示之曰吾既保介矣君
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舉為秘書省著作佐郎知
萊蕪縣大臣薦試館職坐與石介善不召徙知濠
陽縣轉祕書丞丁母憂服除知安丘縣以賢良方
正召試祕閣轉太常博士賜五品服知渠州渠故
僻陋無學初非臣請一朝建庫學選邑子為生日講
說立課肄法人大勸始有登科者郡人繪像事之召

入編校史館書籍轉都官擢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歲
 冬旱將錫春宴鼎臣曰旱蓄太甚非君臣同樂之時
 請罷宴以答天戒日當食陰雲不見鼎臣曰陽精既
 虧四方必見為異益大願精思力行進賢遠佞以應
 皇極又論內侍都知鄧保信罪狀不應出入禁中蘇
 安靜年未五十不應超押班妃嬪贈三代僭后禮董
 淑妃賜謚非是凡大禮赦請準太平興國詔書前期
 下禁約後有犯不原以杜指赦為姦者宜著為令開
 封三司於法外斷獄朝廷多曲徇其請願先付中書
 審畫仁宗悉從之尋兼管勾國子監判登聞檢院詳

定寬恤民力奏議淮南災以罪臣體量安撫蠲逋振
 貸全活甚衆為遼正旦使鼎臣奏景德中遼犯淄青
 臣祖母兄弟皆見畧義不忍徃許之仍詔後子孫並
 免行馬俄拜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三品
 服轉吏禮二部郎中論宗室宜歲試補外官請汰濫
 官冗兵蕃財用禁奢靡連劾薛向姦暴鬻鹽市馬皆
 罔上英宗登位屢乞延訪臣下親決國事上疏勸皇
 太后早還政及卷簾而御璽未復又極論謂昭陵宜
 儉葬景靈神御殿不宜增侈以彰先帝恭德鼎臣在
 言路累歲闊畧細故至大事無所顧忌然其言優游

宋史三百六十七 劉師 寫

四子 一八 宋史卷一百六十七 東 黃州
和平不爲峻激使人主易聽退亦未嘗語人故其事
多施行改集賢殿脩撰知應天府徙江寧召還判太
常寺兼禮儀事神宗即位判吏部流內銓太常寺選
人得官待班謝辭率皆留滯鼎臣奏易爲門謝辭甚
便之明堂議侑帝或云以真宗或云以仁宗鼎臣曰
嚴父莫大於配天未聞以祖也乃奉英宗配王安石
侍講欲賜坐事下禮官鼎臣言不可安石不悅求補
外知交州是時諸道方田使者希功賞槩取稅虛額
及嘗所蠲者加舊籍以病民鼎臣獨按籍差次爲十
等一無所增充人德之改吏部提舉西京崇福宮復

判太常寺留守南京陛辭神宗顧語移晷喜曰人言
卿老不任事精明乃爾行且用卿矣時河決曹村流
殍滿野鼎臣勞來振拊歸者不勝計拜諫議大夫京
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改太中大夫請老提舉亳州
太清宮尋以正議大夫致仕年七十七元祐元年卒
鄭穆字閑中福州侯官人性醇謹好學讀書至忘櫛
沐進退容止必以禮門人千數與陳襄陳烈周希孟
友號四先生舉進士四冠鄉書遂登第爲壽安主簿
召爲國子監直講除編校集賢院書籍歲滿爲館閣
校勳積官太常博士乞納一秩先南郊追封考妣從

之改集賢校理求外補通判汾州熙寧三年召爲岐
王侍講嘉王出閣改諸王侍講府僚闕負御史陳襄
請擇人神宗曰如鄭穆德行乃宜左右王者凡居館
閣三十年而在王邸一紀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講
說有法可爲勸戒者必反復擿誦岐嘉二王咸敬禮
焉元豐三年出知越州加朝散大夫先是鑑湖旱乾
民困田其中延袤百里官籍而稅之既而連年水溢
民逋官租積萬緡穆奏免之未滿告老管勾杭州洞
霄官元祐初召拜國子祭酒每講益無問寒暑雖童
子必朝服延接以禮_心送迎諸生皆尊其經術服其教

訓故人張景晟者死遺白金五百兩託其孤穆曰恤
孤吾事也金於何有反金而收其子長之三年楊王
荆王請爲侍講罷祭酒除直集賢院復入王府荆王
薨爲楊王翊善太學生乞爲師復除祭酒兼徐王翊
善四年拜給事中兼祭酒五年除寶文閣待制仍祭
酒六年請老提舉洞霄宮敕過門下給事中范祖禹
言穆雖年出七十精力尚強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
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宜處老
成願毋輕聽其去不報太學之士數千人以狀詣司
業又詣宰相請留亦不從於是公卿大夫各爲詩贈

其行空學出祖汴東門外都人觀者如堵歎未嘗見
明年卒年七十五子璆軍事推官

席旦字晉仲河南人七歲能詩嘗登沈黎嶺得句警
拔觀者驚異元豐中舉進士禮部不奏名時方求邊
功旦詣闕上書言戰勝易守勝難知所以得之必知
所以守之神宗嘉納令廷試賜第歷齊州司法參軍
鄭州河陽教授敕令所刑定官徽宗召對擢右正言
遷右司諫御史中丞錢通率同列請廢元祐皇后而
冊劉氏為太后旦面質為不可通劾旦陰佐元祐之
政左轉吏部員外郎改太常少卿遷中書舍人給事

中新建殿中省命為監俄拜御史中丞兼侍講內侍
郝隨驕橫旦劾罷之都人誦其直帝以其章有媚惑
先帝之語嫌為指斥旋改吏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
知宣州召為戶部侍郎還吏部郝隨復入侍乃以顯
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自趙諗以狂謀誅後蜀數有
妖言議者遂言蜀土習亂或導旦治以峻猛旦政和
平徙鄭州入見言蜀人性善柔自古稱兵背叛皆非
其土俗願勿為慮遂言蜀用鐵錢以其艱於轉移故
權以楮券而有司冀贏羨為之益多使民不敢信帝
曰朕為卿損數百萬虛券而別給楮錢與本業可乎

對曰陛下幸加惠遠民不愛重費以救敵法此古聖
 王用心也自是錢引稍仍故坐進對淹留黜知滁州
 父之帝思其治蜀功復知成都朝廷開西南夷黎州
 守請幕府白事言雲南大理國求入朝獻旦引唐南
 詔為蜀患拒却之已而威州守焦才叔言欲誘保霸
 二州內附旦上章劾才叔為姦利斂困諸蕃之狀宰
 相不悅代以龐恭孫而徙旦永興恭孫俄罪去加旦
 述古殿直學士復知成都時郅永壽陽延俊納土樞
 密院用以誅旦旦曰吾以為朝廷悔開疆之禍今猶
 自若邪力辭之卒于長安年六十二贈太中大夫旦

立朝無所附狗第為中丞時蔡似方以疑就第曰
 糾其私出府請推治官吏議者哂之子益字大光紹
 興初參知政事

喬執中字希聖高郵人入太學補五經講書五年不
 謁告王安石為群牧判官兄而器之命子弟與之游
 擢進士調須城主簿時河役大興部役者不得人一
 夕課而潰因致大獄執中往代終帖然富民賂吏將
 剗橋所居以罔市利執中疏其害使者入吏言使成
 之執中曰官可去橋不可剗也卒不能奪王安石為
 政引執中編脩熙寧條例選提舉湖南常平章惇討

五溪檄執中取大田離子二峒峒路險絕期迫執中
但走一校諭其酋即相率歸命錄功當遷秩辭以及
父母就徙轉運判官召為司農丞提點開封縣鎮諸
縣牧地民耕歲久議者將取之當夷丘墓伐桑柘萬
家相聚而泣執中請於朝神宗詔復予民政提點京
西北路刑獄時河決廣武埽危甚相聚莫敢登執中
不顧立其上衆隨之如蟻附不日埽成元祐初為吏
部郎中請選人由縣令錄事參軍致仕者升朝籍得
封其親善徐王府侍講劉善遷起居舍人起居郎權
給事中有司以天下獄獄出入者同坐執中駁之

曰先王重入而輕出恤刑之至也今一旦均之恐自
是法吏不復肯與生比非好生洽民之意也進中書
舍人邢恕遇赦甄復執中言恕深結蔡確鼓唱扇搖
今復其官懼疑中外遷給事中刑部侍郎紹聖初上
官均擬執中為呂大防所用以實文閣待制知鄆州
執中寬厚有仁心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明年夢神
人界以騎都尉詰旦為客言之少焉談笑而逝年六
十三

論曰宋之人才自祖宗涵養至於中葉盛矣顏復鄭
穆醇然儒者宜居師表龔鼎臣喬執中始終不渝厥

守豈易得哉章衡欲復山後八州爲國啓譽孫升以
蘇軾比王安石爲人韓川詆張舜民之言不可行席
旦以蔡王見疑因而擠之然瑕不掩瑜它善蓋亦有
可稱者古稱才難不其然者其斯之謂歟

列傳卷第壹百六

